

相德德

士林百志

說中國
小

紅木山麻記
丁卯初夏
長清園



巴蜀書社

责任编辑:梅锦辉
封面设计:黑马工作室

小说中国之士林百态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)
总编室电话:(028)6656816 发行科电话(028)6662019
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
成都神仙树南郊村工业小区(028)5183822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375 字数 150 千
1999年9月第一版 1999年9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1—3000册

ISBN7-80523-986-X/1·416 定价:120.00元(全套十册)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- 士人功名糊涂事 (1)
- 修士寒鸡变凤凰 (19)
- 考场失利妻休夫 (33)
- 王元章脱俗拒官 (45)
- 老童生中举疯狂 (61)
- 钝秀才一朝交泰 (76)
- 烂秀才翻滚名利场 (91)
- 老门生三世报恩 (104)
- 老秀才爱女不得报 (119)
- 郭秀才榜前认子 (132)
- 黄秀才玉马姻缘 (149)
-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(169)
- 权学士巧遇良缘 (185)
- 假扮真祝生获双偶 (207)
- 才子佳人诗订鸳鸯 (229)
-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(247)

士人功名糊涂事

明朝景泰年间（公元 1450—1456 年），山东兖州有一个名叫吕彩生的老秀才，已经到了花甲之年。妻子卞氏在好几年前就已去世。他们只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文栋，才十四岁。这文栋的相貌虽比不上历史上的美男子潘安，却也生得一表人才，英俊挺拔。只是有一样不好，就是过于愚钝。不要说做文章不能成篇，就是读几句书，也是含含糊糊的，口齿不清。俗话说：“儿子还是自己的好。”况且彩生晚年得子，所以对这个愚钝的儿子还是非常喜爱，把他送到附近的私塾读书，希望能取得功名。

在私塾中有两个兄弟，一个比文栋大两岁，名叫曾杰，一个比文栋小两岁，名叫曾修。他们的父亲曾士彦，与彩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彩生知道曾家两兄弟天资聪颖，好学上进，便想让文栋跟他们俩一块儿切磋琢磨，以求有所长进。谁知事与愿违，他们根本处不到一块儿。原来，曾杰是一个才子，曾修是一个神童，二人尽管年少，但诗词歌赋样样精通，深得老师和大家的夸赞。毕竟他们年纪小，涉世不深，

在众人的一致夸赞之下，就变得骄傲了起来，不轻易和别人相处。心想，凭自己的才气，即使颜回、子贡那样有学识的人再世，也不愿多让，怎么能让一些普通的、卑微的人做朋友呢？能和他们说说话，就算宽宏大量了。因为他们有才气，老师也要让三分，现在让文栋与他们相处，只不过给他们添一个取笑的对象罢了。好在文栋性情温和，能识时务，觉得惹不起他们，也就不回嘴顶撞。

有一天趁着老师不在，文栋溜到隔壁的三元阁去游玩，看见墙壁上贴着一张图，图上写着斗母心咒，图下面有这样几句注解：“不时念之，求聪明得聪明，求富贵得富贵。”那斗母是道教信奉的女神，是北斗众星之母。文栋虽然愚钝之极，但那注解文字的意思还弄得清楚。见有这样的妙法，竟十分得意。心想富贵现在对自己倒没什么，那聪明两个字，却十分重要，怎么能把这样的好事错过呢！赶忙去找了一个道士，塞了几两银子，教自己学会如何去念心咒。到家之后他把这事儿对父亲说了，并请来画师绘制了一尊斗母神像，天天烧香磕头，如法诵读心咒。常言道：“心诚则灵。”文栋念得时间长了，还真有些灵验，诵读的功夫大有长进。

这一年正是读书人应考的年份，还没考取秀才的儒生都跃跃欲试，希望能在考场上圆自己读书求取功名的梦想。彩生也叫文栋准备去应考，文栋却有意推托，不大愿意去。曾家两兄弟整天得意非凡，觉得自己考秀才满有把握，恨不得马上杀人考场，把秀才捞回来。他们看见文栋畏畏缩缩、呆

头呆脑的样子，就有意取笑他。文栋也有些志气，为了躲开曾家兄弟的欺负，就不再到私塾中去读书，整天只在家里发奋苦读。

过了两个月，他写文章也有了一些功底，简单的题目也可以完成一两篇。在考试的前一天，文栋到街上去买了包糕点，回家一看，包糕点的纸上抄着一篇文章，被圈得密密麻麻。他不管是否有用，就记了下来。第二天进了考场，发下考题，文栋看后高兴万分，那第一题正是包糕点的纸上的文章，他没费多少心思就完成了。那第二题他虽没见过原题目，但凭着近两个月下的功夫，东拼西凑，也就很快做完了。还没到中午，文栋就交卷上去，主考官见了，就叫拿给他亲自批阅。阅完之后，大加赞赏，说能做得如此之快，如此之好，真是奇才。文栋暗自高兴，出了考场回到家里，把主考官说的话告诉父亲，父子都欣喜万分。

过了四五天，发榜出来，文栋果然取在第五名。于是彩生设酒摆筵，热热闹闹庆贺了一番。曾家兄弟知道文栋考取秀才的事后，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等他们回过神来，曾杰便嚷道：“我就不信吕文栋的学问长进那么快，想必是投机钻营弄来的便宜。”曾修也说道：“明日多叫几个朋友，叫他来会面，他学问的深浅，自然就会试得出来。”兄弟俩如此这般地合计了一番，写了请柬，定了会面的日期。不料他们俩出的这个主意传了出去，让文栋事先知道了，于是他想了个藏拙的办法，等着专门对付曾家兄弟。会面的日期到

了，曾家兄弟怕文栋不来，使自己的好主意泡了汤，就特意叫一个朋友去请。文栋就对那位请他的人说了三件自己最不愿意干的事，表面上说得头头是道，骨子里却是为了替自己遮羞。

那第一件事就是不参加文社。他说文社虽名为以文会友，但结果都是事与愿违。叫一些朋友相聚一堂，总是闲谈嬉笑的时间多，吟诗作文的时间少。即使做一两篇文章，也不过是应付场面而已，还不如在家里平心静气地思考，或许还会有灵感出现。而且，当场能做完一篇的就算不错，有的人鬼混一天，到散场时交不出一篇文章来，口里虽说明天补交来，其实下去后也是抄文章来顶数。还有一样更差劲，写的文章本来是供大家参考、相互指点的，但有一些尖酸刻薄的就会在当面极力称颂，一转过身又换一副口舌，拿朋友的过失当笑柄来传，反而伤了朋友的和气。因此，这名为文社的东西，不过是个酒会而已，何苦费钱财买别人的嘲笑与讥讽呢？

第二件事是不拜门生，就是不挂在有钱有势的所谓文人的名下念书。他认为拜门生纯粹是挂名读书的勾当，想做门生是因为才疏学浅，惟恐考试出丑，因此找个靠山来保护自己。那些要收门生的，一则为名，收了门生就说明自己的水平高；二则为利，收门生的人总想多收几个富贵人家的子弟。因此，文栋觉得拜门生是有名无实的事，正人君子一般不会去干这种事。况且老师也不会对所收的门生平等相待，

那些平时送礼多、奉承周到的，就极力推荐；平时不大理会老师，也不会拍马溜须的，就是你有八斗之才也不会推荐你。

第三件事就是不应小试。他说每次小考，都是老一套，根本没有选拔人才的意思。况且还未开考，各路乡绅早已递上书帖，请求关照某人，所以在开榜的时候，只不过是在照着帖子乱写而已，有学问的未必排在前面。

说完这三件事，文栋也谦虚了一番，说自己的学问极其平常，无法与人一争高低，去了也是陪别人而已，还不如不去。

那位请文栋的人见他决心不去，也就不再勉强，回去将他说的话全部说给曾家兄弟，曾杰大怒道：“这个不识抬举的，自己做不出文章来，却理由不少，还要诽谤别人，简直无耻！”原来这曾家兄弟俩，最爱干文栋说的三件事，因为自己是才子神童，所以好与别人一争高低。文栋说的这些话，正说中了曾家兄弟的要害，他们便认为是在讥笑自己，决心找机会算计文栋。

那时有个规矩，凡是有人中了秀才，就得准备一定的见面礼去见老师。那见面礼的多少却有个规则，分为五等，分别是：超户、上户、中户、下户、贫户，等级越高，交的见面礼就越多，只有那贫户，不但可以不交见面礼，还能通过一定的程序领到几两银子。文栋的家境一般，但报一个下户还是可以的，但彩生为了占点便宜，让管这事儿的差役把他

报在贫户里。曾家兄弟知道这事后，马上跑去给老师说了，并说文栋考取秀才时是买人代笔的。老师见文栋给自己的见面礼化为乌有，本来就很生气，又听曾家兄弟这一说，便马上叫来把吕家报为贫户的差役，训斥道：“吕文栋家是大富之家，连他考试的文章都是买人代笔的，你这大胆的奴才，得了他多少好处，却跑来蒙我？”训完之后，让他立即叫文栋来，当面写篇文章，如果要推辞，就要报到主考官那里去。

那差役连忙赶到吕家，把老师说的话全都告诉了文栋。文栋大吃一惊，忙与父亲商量对策。彩生听了差役的话后，觉得没什么大事儿，不过是老师想要点见面礼而已，便再三央求差役，让他在老师那儿说说好话，暗示礼金过几天送来。至于文栋作文，只求能宽限几天。这事儿过后，一定重谢。那差役没有办法，只得去找老师，把彩生的话说给他听。谁知他一听就火了，觉得彩生扫了他的面子，竟当着差役的面说要给礼金。于是又叫人去叫文栋，文栋见推脱不了，只好硬着头皮来面试。老师当场出了三个题目叫他做，他却只能做出来一个，还不成段。老师看了，知道文栋的秀才有假，便准备向主考官报告。那差役得过文栋的好处，再三劝解，老师才平息了怒火，但要文栋报在超户里才行。彩生想到儿子毕竟是靠侥幸才中了秀才，到底强不起来，只得向亲友借贷，花了比别的超户多一倍的钱，才将这件事了结。

谁知此事了结不久，彩生却生起病来，没过多少日子，

便与世长辞了。文栋大哭了一场，买了棺木，设法安葬了父亲。这边好不容易完事了，那边又生起事端。吕家大大小小的债主，怕文栋赖帐不还，都赶来催着讨债，文栋只好卖了自己的房子，偿还了债务，自己跑到三元阁借住。

有一天，文栋正在三元阁上读书，突然看见一个穿着非常讲究的人向他走来。两人互相说了姓名，那人又仔细打量了文栋一番，就告别离去了。

原来那人名叫卜升，是当地的一个富翁。他有一个哥哥，名叫卜昊，已经于两年前去世，留下一个名叫淑仪的女儿。卜昊在临终时，曾托卜升为女儿选个好女婿，免得女儿将来受苦。卜升本来略通相面之术，做个媒人正合适。他到三元阁见到文栋，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发现此人面有福相，将来官运通达，所以想把大哥的女儿淑仪许配给他。就叫一个道士从中撮合，道士把卜升的意思转达给了文栋。文栋推辞说：“这事儿虽好，但我还在服丧，不能考虑婚事，况且我囊中羞涩，没有聘礼，怎么迎娶人家的女儿？”卜升知道文栋的意思后，竟毫不在意，又让道士转告说：“虽在服丧，只要聘订后，可待一两年再成亲。至于聘礼，一点也不用他费心，我自己想办法就是了。”道士也觉得是件不可多得的好事，就又去转告，文栋也就不再推辞，惟恐推脱之后，不再有这样的好事找上门来。卜升见文栋答应了，觉得自己了却了一件心事，心中十分高兴。

殊不知，这卜昊、卜升都是曾杰的姑父，曾杰听说表妹

已由卜升做主许配给了文栋，急忙把文栋的种种不是，跑去说给姑母听。姑母听后，竟与卜升大闹起来，哭着嚷道：“你哥哥临终前怎样给你说的？你竟找一个又穷又蠢的家伙来搪塞，你以为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吗？”卜升连忙说：“嫂嫂不要有太多疑心，我对侄女是十分在意的，难道会把自家的骨肉，嫁出去受穷吗？那吕生现在虽穷，人品却不错，将来一定会求取功名，不会落寞终生的，我这双眼睛绝对看不错。”淑仪的母亲又嚷道：“你的话越来越离谱了，吕家那儿子，是个出了名的蠢才，他要取得功名，除非天上掉个乌纱帽下来，幸好落在他头上。即使如此，说不定他还没福享受！你自夸眼睛准，这么多王公大人，有哪一个是你相中的呢？你这话去骗三岁小孩得了，在我面前捣什么鬼？”

卜升被她说得无法应答，只好答应另选一个富贵人家。卜升私下里想，我起初再三求别人答应，现在怎么好改口，还不如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算了。原来卜升也有一个女儿，名叫琼枝，与淑仪同岁，只小两个月，她长得比淑仪更端庄秀丽，惹人怜爱。卜升早准备选一个女婿，却因为一直记着哥哥的话，准备先办完淑仪的事，再考虑自己的女儿。谁知嫂嫂却不愿意，这正好方便了他。只得为侄女另选一个大户人家嫁了。谁知淑仪嫁过去不久，那家人就因一场官司，耗完了家产，穷到了极处，后来在本地无法居住，只好逃到其他地方，艰难度日。

倏忽间又过了三年，恰好又是应考的年份。文栋服丧期

已满，也该去碰碰运气了，只是这次不能再到糕点纸上去捡便宜，句句都得出自自己。在县上年考，也就是预选考试时，他就已经名落孙山，而曾家兄弟则仍是稳稳地双双前列。预考过后，曾家兄弟整天欢天喜地，觉得已到了自己出人头地的时候，文栋却特别心烦气闷。在文栋看来，原本没有中任何科举倒是无所谓，现在却碰巧中了一个秀才。举人考不上也没什么关系，就怕今后再遇到年考考不过去，被取消了秀才资格，前功尽弃不说，还让人耻笑。更何况，眼下这个秀才，也赚得不容易，家产不必说，父亲魂归西天，也多少与操劳太多有点关系。正如所有的读书人一样，他盼着考试，希望借此取得功名，却又怕考试，生怕失败，落个被人讥笑的下场。

文栋正在愁闷的时候，道士与卜升一同走了过来。卜升知道他预考已经落榜，便安慰了他几句，又问他有没有兴趣去参加“遗才”考试，也就是正考之后的补考。文栋说：“正考尚且无望，何况遗考，越发是海中摸针了。”卜升说：“读书人不要首先没有了志气，你这样畏首畏尾，哪天才是出头的日子，你现在好好复习，到时候去考，我再私下到官府去打点一下，费些钱财，也许会取中你。”文栋本想退却，见卜升一番好意，也就答应了，并且发奋读书准备起来。

到了补考的时候，文栋尽心竭力，使完浑身解数，才勉强做完考题，他感觉还是不错，至少每个考题他都有话可说。发榜出来，文栋果然被选中了。这样，就可以进省城去

参加乡试，考取举人。文栋非常高兴，知道是卜升送的银子起了作用，就托道士去代他道谢。原来卜升想的是，如果女婿能取得功名，女儿便终生有靠；再则，要让嫂子看看自己的眼力是不是果真不错。因此文栋去考试，他比文栋还着急。在参加乡试之前，他又让道士给文栋送去三十两银子，以便在省城时花销。文栋只是懵懵懂懂地接了，不大清楚其中的缘故。因为他不知道他原来订的婚已有了变故，卜升已把他选为女婿，所以，还以为是自己未来的岳母请卜升转送的。

乡试的前几天，文栋收拾好东西来到省城，想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。他找来找去，看见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有一家道院。心想自己带的银两不多，又没有仆人侍候，还不如到道院中去，吃住都在道院，付给他们一些银子就是了。文栋走进道院，恰好被一个道士看见，文栋就把租房的打算说了。那道士说：“你来晚了，小房间都有人住。只有斗母阁上还空着一间。”文栋听说有斗母阁，心里很高兴，心想自己早晚可以朝拜斗母，让她保佑自己高中。道士领他去看了看，环境十分优雅，而且又安静。文栋就搬上去住下了。随后文栋又说了要在道院吃饭的事儿，道士也答应了下来。

从此文栋就在道院中读书，觉得非常安闲自在。有一天，文栋出来朝拜斗母，看见两个人走了过来，等走近了，三个人都吃了一惊。那两个人正是曾杰与曾修，他们俩也住在斗母阁上。他们相互没见，是因为斗母阁共有五间，中间

三间供斗母，东西两间用木板隔着，相互望不见。而且文栋很少出门，曾家兄弟又时常访友，很多时间不在斗母阁上，所以前几天没有碰见。现在他们碰见，都觉得尴尬。文栋想到曾家兄弟老是愚弄自己，但知道他们是奸险小人，也不好发作。曾家兄弟觉得文栋又蠢又笨，软弱无用，偏偏他运气不错。他们只是不冷不热地招呼了对方几句，就回到各自的屋子中去了。

从此以后，文栋每次去朝拜斗母。曾杰都要去偷听，惟恐文栋有诅咒他们俩的话，不料文栋天天祷告的仅是保佑弟子考场中得意，预示点题目这几句。曾杰心想，这家伙要斗母预示点题目给他，我就趁这个机会耍他一下。于是他私下里拟了一些题目，并把回答的内容也写得端端正正的，压在斗母像上的香炉下。做完这些，他十分得意，觉得这是一个愚弄文栋的好办法。文栋再次来朝拜斗母时，看见了香炉下的纸角，取出来一看，竟是预示给他的题目和回答的内容，心中惊喜参半。他惊奇的是，他让斗母在梦中预示题目给他，不料斗母竟写得这样详细明白，斗母这样灵验，自己以后更要拜得勤快了。他高兴的是，自己只要有斗母相助，那举人便稳稳当地捏在手中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乐得手舞足蹈，就把预示给他的题目一个字也不遗漏地背了下来。曾杰偷听到文栋天天背他写的题目，心中暗自高兴，就等到时候出洋相给他看了。

考期已到，各地赶来迎考的秀才，都纷纷进场，准备苦

战一场，过了一会儿，发下考题。不料文栋又碰到糕点纸上的好运气了，考试的题目竟与斗母预示给他的题目相差无几。文栋满心欢喜，很快做完了题目。曾杰一看考题，惊得呆了半天，心想自己本想作弄文栋，谁知反而成全了他。但他心里很快又平衡了，反正文栋是个蠢才，做得肯定不及我。于是他也很快做完了考题，自己先检查了一遍，觉得没有一点错误，才交了上去。心想这次肯定能中头名。回到住的地方，曾修一会儿也回来了，曾杰便问曾修考得如何，曾修把他做的文章念给哥听，曾杰说道：“我以为我稳拿头名，听了你的文章后，觉得头名又该是你的。”这场考试过后，曾家兄弟想着可中头名，干脆搬到了一家官员居住的地方，静候佳音。文栋因为钱少，只好回到三元阁去，虽不像曾家兄弟那么自信可以考中，但因事先晓得了题目，也抱着几分希望。

过了几天，榜示出来，第一名竟然是吕文栋，那报喜的差役挤到三元阁上讨赏，文栋既没钱又没主意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这事让卜升知道了，他把报喜的人迎到自己家里，连文栋也一起请过去住下，一切应酬的事情，都由卜升出面主持，文栋丝毫不用费心。其实，文栋的卷子做得并没有曾家两兄弟好，可他为什么中了头名呢？原来在阅卷过程中，有一位阅卷的老师看到曾杰的文章，觉得非常好，要把他取为第一，另一位老师阅了曾修的文章，也觉得无可挑剔，就想把他取为第一名。两个人为取谁为头名争了起来，其他的老

师知道了，就跑来看，发现曾杰与曾修的文章的确不相上下，分不出个一二来。就劝那两位说：“大家都是同僚好友，怎么能为两个学生的事儿伤了和气。取出其中任何一个，另一个都不服，不如折中一下，另取一人。至于这两位学生，一看就是才子，还怕没有机会考取功名？”大家就同意另取一人，有人说阅过一份卷子，也很不错，就拿过来让大家看，大家觉得可以取个头名。等到拆开密封签一看，这拿了第一的人正是吕文栋。

曾杰、曾修见自己没考中头名，气得好几天都不吃饭，而令他们更生气的是，那个横看竖看都不顺眼的吕文栋，这次却中了头名，这不是明摆着考官没眼么？同时曾杰也后悔不迭，那几个自己看不上眼的题目，偏偏被考到了，这还不打紧。自己把好事儿送给了一个蠢才，怎么不让人生气呢？由于几天很少吃饭，又总是生闷气，所以曾杰得了个嗝气的病症。有道是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”正在兄弟俩不高兴的时候，父亲曾士彦却突然撒手西去。兄弟俩大哭一场，葬了父亲。曾杰经这么一折腾，又加上他功名心切，所以旧病复发，医治无效，也跟着父亲去了。父亲去世，曾修守孝，没能进京会试。耽搁了三年又去参加乡试，倒是得了个头名。到京城参加会试时没有考中，被任命为无锡知县，后来因为恃才傲物，得罪了上司，被罢职回家。这是后话。

再说文栋在中了乡试的第一名后，又由卜升资助到京城去参加会试。这时的文栋，春风得意，心情大好，到京城选

了一家舒适的客店住下，书也读得勤了。在文栋隔壁的一个房间里，也住着一位来京城参加会试的书生。文栋想与他交个朋友，共同探讨应试。但见那人很少呆在房中，每天早上外出，到了很晚才回来。回来后，总会听见他与书童打趣说笑，似乎并不怎么读书。文栋觉得不解，就在墙角挖了一个小洞，想看看那个书生究竟在做些什么。文栋看时，只见那书生对着一个方盒子在那里傻笑，过了一會兒，他又把方盒子藏入一个皮匣内，仔细地上了锁，藏好钥匙，上床入睡。

原来，那书生名叫纪钟，与一位考官有些亲戚关系，那考官收了纪钟的不少礼物，就给纪钟透露了考题，纪钟把它放在方盒子内，小心收藏。文栋偷看了那书生的举动后，知道此事与这次会试有关，就想偷来看看，却因书童时常在房间内，没有机会下手。于是他就想法和书童接近，在纪钟出去的时候，他便与那书童去说话，有时候也叫他到自己房间来，送些东西给他吃。

渐渐混熟了，文栋就到隔壁去，问那书童说：“你家主人经常发笑，想必是个性情豁达的人。”那书童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主人现在总是很高兴，原先他只是一味读书，不大理会别人的。现在他每次回来，都要从一个方盒子中拿出一张纸来看看，然后就笑了起来。”文栋说道：“那让我也看看那个盒子，看有么好笑的东西，然后说给你听。”书童说道：“那盒子是放在一个皮匣子里头的，我也不知他把钥匙放在哪儿。”文栋说道：“那你去看看主人回来没有，